目　录

革命战士的“摇篮”
——忆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谭安猷（1）
回忆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共产党同反动派
的斗争……谭云龙（11）
游击干部的“熔炉”
——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谭安猷（21）
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涔水南北的衡山青年战时工
作队……中共衡东县委党史办（29）
抗日战争时期吴集青年战时工作队活动纪实……彭芳松（34）

哭文立征……李　锐（37）
怀念大哥文立征……文立衡（38）
抗日名将罗芳珪……华　楚（47）
刘阳生团长抗日阵亡事略
……醴陵市政协副主席陆承裕（51）
我所知道的刘阳生团长……宋腾曦（54）

忆张治中在湖南致力民众组训二、三事……刘树鹏（58）
记衡山河西抗日游击队前前后后……华　楚（6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衡山抗日自卫团二、三事……陈　雄（70）

日本侵略军给衡东人民带来的大饥馑……周先谅（74）
东塘大血案
——日寇暴行见闻……周先谅　彭文轩整理（78）
日本侵略军暴行见闻……胡　焜（81）

黎明前的战斗
——参加中共湘南区工委活动的回顾……罗思义（86）
石湾支前工作的回忆……武希文（92）

回忆武筱先老人……谭云龙（95）
回忆先父谭相韩……谭云龙（100）
怀念共产党的好朋友——彭克南……洪　志（109）
怀念我的父亲彭克南……彭会贞（113）

衡东县沿革暨县城建设经过
……彭仁阶　向佳良提供资料（117）
吴集铸钢厂发展史略……彭芳松（121）

更正……编　者（123）
编后……编　者（124）

革命战士的"摇篮"

——忆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

谭安猷

从"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华北、华中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入敌手，武汉危在旦夕。日寇采取迂迴战略，进犯粤汉铁路，窥视湖南，省会长沙吃紧。此时，国民党蒋介石被迫不得不把大本营搬到衡山南岳。于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和它的政治部纷纷南迁，沿途车马络绎不绝，军政要人云集衡岳，形势也随之紧张起来。

这时，已搬至衡阳湘江的衡山师范，又酝酿西迁。该校党员刘国安与我，以及为衡山县平教会在学校办合作社的向大鉴（向前）三人商量，决定不再随学校辗迁，毅然返回衡山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十月下旬，时值深秋，天高气爽，晨雾蒙胧，我们一行三人，肩挑行李，一日行程八十里，赶至衡阳市。翌日搭乘军车，直达衡山县城，已近黄昏，借宿文峰塔下罗家大屋。第三天上午，刘国安奔赴观湖门，遇上敌机轰炸。其时，正逢赶集，人山人海，西门外拥挤不堪，人们猝不及防，慌忙逃避，全城居民和赶集的农民死伤不计其数。河里的船只被炸沉，街道房屋被炸塌，残垣断壁，硝烟四起，尸横街道，

血染湘江，惨不忍睹。全城七千多人，除死亡者外，当天都躲到乡下去了，入夜一片漆黑，空无一人，满目凄凉。第二天，敌机又轰炸南岳，恐怖笼罩着全县。

在此之前，我曾与从延安回来的刘东安、康杰，以及在长高就读的彭彬生相约，如果武汉吃紧，大家立即赶回衡山，商量对策。此时，刘东安等人如约从长高赶到县城，睹此情景，无不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深感国难当头，眼看就有亡国灭种之祸。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支配下，于是，我们齐集县政府，共商救国大计。

奋起成立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

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刘东安、向大鉴、刘国安、康杰、彭彬生和我一起六人来到县政府，当时县政府的人已逃到郊外躲避空袭，空无一人。我们就在这里发起成立"衡山县青年战时工作队"（简称"青工队"）。我们随即草拟了章程，写了一个报告呈请备案。因为找不到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我们就报请县长孙伏园（开明人士）批准备案。入夜，从同学文庆家那里借来两床被子，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子，正象"张家大被以同眠"，睡在县政府的地板上。

青工队得到县政府批准后，我们立即相约一些有志的青年来到石湾开成立大会，以壮声势，扩大影响。事前，刘东安、向大鉴、刘国安、康杰、彭彬生和我六人在石湾小登桥边一棵大树下举行预备会议，首先，向大鉴代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宣布："从现在起，成立衡山'民先队'组织，到会的被接收为'民先队'队员。"接着，我们推

定向大鉴为“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的队长。时日已西斜，夜幕开始降临，我们一行又到铁头岭刘重德家里，这里集有谭云龙等十多人。第二天在敦叙学校召开成立大会，推选了除六人外的一些同志担任秘书、总务、组织、宣慰、训练、救护和征募等股的股长。

青工队成立后，我们六人又返回衡山县城，找到北门外三十七号一座民房作为队部。开始活动时，没有经费，我们每个人都把在校退回的伙食杂费拿出来“共产”，每天在饭馆里，吃点萝卜白菜饭，如果有人请吃一顿炒元宵，也会认为是极大的享受。时值寒冬，天冷衣薄，就互相帮助。康杰曾把他穿的毛线衣给我穿了一个冬天，解衣衣人，情同手足，我至今犹不能忘怀。我们的物质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歌声不绝，谈笑风生。

与此同时，党员刘国安很快就与中共衡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党的负责人欧阳方深入青工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发展了刘东安入党，并派邹得心驻队加强领导。随后又发展了尚大鉴、康杰、彭彬生和我入党，并建立党支部，这样我们就在党支部领导下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

及时向群众报导战况

敌机轰炸衡山县城后，县政府搬迁郊外办公，衡山唯一的报纸《衡山通俗日报》停刊了，一时消息不通，人心惶惶，渴望知道前线战况。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安定人心，我们设法及时报导战况，不顾敌机轰炸的危险，坚持在县城活动。我每天傍晚从北门步行到南门外山花冲县政府收音机所在地，守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听广播。第二天凌晨，又去取得收音员复写的战报，赶回北门队部。于是，我们几个人用废报纸分头抄写壁报，然后到四城张贴，东到火车站，西到汽车站各交通要道。晚上，我们再到县政府，用电话把战况传送到各个乡镇，半夜还得返回队部住宿。往往摸黑走一段很长的路，遇到军警站岗，会突然听到大喝一声："口令！"我们在惊恐之余，还得急速回答一声："老百姓！"若是慢了一点，还会听到哗啦一声——拉枪栓的响声，不禁毛骨悚然。久了，也就不在意了。我们就是这样通宵达旦地奔忙着，工作着，各乡镇公所对我们甚为满意，群众也极表欢迎。

慰劳伤兵，救济难民

自队部设在北门外三十七号后，与社会人士接触面广，交往也就频繁了。最早与我们合作的是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他们有钱有粮，但人手不够，语言不通。我们除了传送战报外，还可以抽出人力来，与他们一起去慰劳伤兵，救济难民。在河东（原衡山县境内的湘江以东）火车站，经常有大批伤兵难民过境停留，亟需后勤服务。队部派刘国安和我会同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几个人组成小组，到火车站开展工作。我们到车站附近的农场借来大铁锅，用土砖架起，生火煮稀饭和烧开水。每当满载着伤兵和难民的列车到站后，我们就送开水，供稀饭；对衣薄的难民，还发放棉衣；同时，我们还给他们广播前线战况。这对安定民心，鼓舞士气，起了一定的作用。

城南小学搬到吴集后，县城的校舍驻扎了一个伤兵医院，有一个姓王的看护长常到我们的队部来，过从甚密。我们也到

他们那里去进行慰问，组织歌咏队到病房演唱抗战歌曲；随后分散到每个病床，同他们亲切交谈，为之代写书信。邮票和信笺都是我们募捐来的。每当写完一封信，并念上一遍，伤病员听了总是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开办书店，传播抗战文化

衡山遭空袭后，书店停业，进步书刊几乎没有。为了宣传抗战，传播进步思想，满足群众对文化的需要，我们在北门外朝天街开办了书店。书的来源主要是靠向愚在衡阳开的书店供给，我曾被队部派到衡阳，从向愚的书店里要了一批书运回衡山。我们没有钱，只得赊帐，等销售后再付书款。这样，我们为青年开辟了阅览园地，宣传抗战文化，满足了群众的求知欲望，也为青工队筹集了一点经费。

建立救亡室，组织学习

我们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为了提高队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我们举办了各种学习组织。队部设立了救亡室，图书是队员们提供的，也有社会人士捐赠的，如《大众哲学》、《通俗经济学讲话》、《政治经济学教程》、《社会发展史》等共产主义A、B、C，对我们青年启发教育很大。我学了后，开始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这样一些革命道理，从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思想和要求民主的思想，转向共产主义，以至积极要求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图书主要供队员学习，也可供社会人士借阅。我们在工作

中实行自我教育，每天工作结束之后，还举行生活检讨会，互相开展批评，取长补短，以利工作和学习按计划进行。

每周举行一次时事座谈会，邀请社会人士参加。我们讨论的许多题目总是围绕“抗战的意义和前途”这一中心内容，发言非常广泛，差不多抗战的重要问题都涉及到了。这对宣传抗战到底，提高抗战胜利的信心，起了极好的作用。

组织歌咏队。教师是从基督教青年会请来的，他们还供给歌曲教材，每天教唱一次。后来，我们队员中也有了会唱歌的，如邹英、雷洁等，她们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就由她们带领大家唱，同时，大家还学习普通话。这就吸引了一些音乐爱好者自动来到我们的行列中了，形成了大众歌声。当时从岳阳逃难来的两姐妹中，小的叫阎淑，留着分头短发，男装打扮，走起路来挺着胸脯，一蹦一跳的活象一个“假小子”。她们在听到我们唱《流亡三部曲》中的“在松花江上”时，热泪直流，泣不成声，并积极要求参加青工队。后来小阎成为了我们文艺演出队的一名活跃分子。

成立漫画组，九十三师政治部的干事叫王润林，他能画漫画，写艺术字，经常来帮助我们作壁报刊头和插画，写标语。我们几个队员就自动向他学作画和写艺术字，然后学用画笔写标语。他们还提着洋铁桶，装上土珠或烟墨上大街，用棕刷子在四城墙壁上写大标语，远近都能看见，十分醒目。

开设日语班。为了打游击的时候能在前线向日军喊话，我们从九十三师请来了日语教官，每隔一天为我们教一次日语，从字母开始到拼音，教官还教我们唱日语歌，以便对日军宣传，如“日本兄弟哟！”那支歌，我至今还能唱出几句来。

我们学习的兴趣很广泛，无论是政治理论、时事知识、宣

传技术，只要对自己有所提高，都不放过，每天学到深夜，不知疲倦。我们生活虽然清苦，但歌声、笑语声不绝于耳，精神是愉快的。现在回味起来，我仍然感到兴奋。

同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

在中共衡山县委领导下，全体队员努力工作，我们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对群众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仇视，它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妄图把青工队搞垮。由于我们一时疏忽，在宣布衡山民先队成立时，让国民党极右分子周翠峰混进来了，事后发觉，加强警惕，但成立衡山民先队的机密已经泄露。他经常向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丁香芹汇报。丁香芹首先是不准我们备案，以此压制我们活动。但由于青工队已向县政府备了案，县党部无可奈何，即派人跟踪侦察。县党部干事彭文富，千方百计来刺探我们的情况。他利用师生关系，经常到队部来，成为不速之客，找我们拉扯，窥测方向；有时坐到深夜，赖着不走，就挤在一起睡了。我们开时事座谈会，彭也自动来参加。就这样围着我们转了一个星期，没有抓到什么把柄，而且毫无所获，只好不再来了。

当汪精卫叛国发出艳电后，我们在县城墙上刷上“打倒大汉奸汪精卫”的大幅标语，县党部却指使警察涂抹掉，我们又继续写上。

由于县长孙伏园的支持，我们青工队与国民党县党部抗衡了一段时间。到一九三九年春，县党部借口统一领导，要青工队合并到衡山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改名为“衡山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战时青年工作队”，以便受其控制。党支部审时度势，为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顾全大局，避免正面破裂，又可以解决经费来源，就请示衡山县委。县委认为只要领导权不变，同意合并。二月十四日在县立女校召开队员大会，选举新的领导。除队长由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兼任外，副队长为向大鉴，各股长仍是原班人马，只是增加了几个开明人士雷洁、刘重德等人。这样，青工队虽然更换了名称，但领导权仍在我们手中，我们仍然照样干。这时队部也从北门三十七号搬到县立女校办公了。

下乡组织民众

为了备战，各乡都成立了抗日自卫队，我们以县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派队员下乡去参加民众训练工作。我被派到白水桥去参加民训工作，主要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作精神讲话，宣传抗战的意义，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民众保家卫国，还教他们唱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声讨汪兆铭》等，激励他们同仇敌忾，杀敌除奸。

赴各乡作巡回宣传演出

旧历年快到了，我们筹备一次大型的化装宣传，深入农村作巡回演出。我们的文艺宣传队有话剧、歌咏、宣慰等组。经过一段排练，准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光荣的牺牲》等几幕活报剧，并演唱《歌八百壮士》、《在太行山上》、《游击队》等抗战歌曲。二月下旬出发，我们经白莲寺、杨林、夏浦、吴集到石湾，然后返回县城，我们每到一地，出壁报、贴

标语、画漫画，演出活报剧、唱抗战歌曲，观众空前踊跃。在演出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战形势，阐明全民总动员的意义。沿途张贴传单，刷写大标语，在沉寂的农村掀起了抗日的声浪，深受群众欢迎，收效较好。

分散农村教书，深入农民群众

经过巡回演出宣传，青工队在全县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更大，县党部这时才意识到，合并后，不但没有能控制我们的活动，青工队的声势反而更大了。最后，他们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丁香芹下令，将青工队强行解散。其时，各个学校即将开学，中共衡山县委认为需要改变斗争策略，要求大部分队员到农村去当教师，以教书作掩护，分散下乡，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当时教育当局刁难我们，说什么不是师范毕业的不能当教师，我们说，那就和你们派的教员比一比吧！看谁的文化水平高，谁的抗战认识高。教育当局被迫举行教师考试，可我们队员都名列前茅。至此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可以当教员了，但却又不给分配工作岗位，而由我们各自去找学校。刘东安受聘到谭氏正本学校，康杰受聘到八丘田小学，刘国安、谷济兴（现名石坚）和我三人到了吴集乡。乡长向梅卿比较开明，热情欢迎我们去，选择安排我们到井冲、鹅形、谭塘三所彼此邻近的小学，刘国安带着妹妹刘莲安，谷济兴带着弟弟谷济美，加上我一共五人，集中住在鹅形小学。白天分别到各自的学校上课，晚上集中自学和研究问题，星期天走访学生家长，深入农民群众，举办农民夜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党员刘国安和我准备发展党员，并筹建党的区委会，只因时间太

短，一个月后离开吴集乡进南岳游干班去了。

与此同时，队长向大鉴在县城印发《告全县民众书》，揭露国民党县党部的顽固立场，无理解散青工队，迫害爱国青年，压制抗日救亡活动的罪恶行径。他大声疾呼“爱国无罪，抗日有功！”呼吁全县父老兄弟申张正义。《告全县民众书》用快邮代电形式向全县散发，队员王炳泽趁县城赶集之际，将《告全县民众书》散发给过往行人，从汽车站沿途到南岳，群情为之愤慨，影响很大。消息传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时任教育长的汤恩伯闻之，也感到很狼狈，斥责丁香芹把青年逼到农村去是蠢蠢行动，并派人到县城找队长向大鉴商谈青工队的善后事宜，亲口许诺，要青工队队员进游干班学习。至此，我们和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暂告一段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湖南医学院

回忆南岳游干班第一期
共产党同反动派的斗争

谭云龙

（一）历史背景

一九三九年初，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接受我党建议，着手在南岳创建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要求我军派领导干部和教官协助工作。

这时，武汉、广州已相继失守，日军一面沿粤汉线由武汉继续南犯，对我省造成强敌压境之势，并扬言要一举打通粤汉线，一面加紧对国民党进行诱降活动。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已于先年十二月率领一批军政要员，飞往越南河内公开投敌。我党中央早就洞察了敌人的诡计，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作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及时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强大的反投降声势。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重申了全党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且相应地调整了党的组织和领导，撤销以王

明同志为书记的长江局，建立以周恩来同志任书记的南方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十一月中旬，周恩来同志根据全会精神，在衡阳对各地党的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要求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发动农村和敌后游击战。要使党组织成为湖南抗战的核心，帮助人民树立抗战到底的信念。"（引自衡阳党史办《中共衡阳党史大事年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我曾随同梁君大、邹得心、刘国安、何欣光等同志参加南方局在衡阳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同时，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我党其他领导同志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论述，对战争和战略、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及其发展规律、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等问题，有了粗浅的认识。回县后，立即着手筹备武器，为一旦衡山沦陷、迅速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通过我父亲（谭相韩，大革命时期党员，区委书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支援，秘密购买了长短枪支和子弹若干。这时，中共衡山临时县委主要领导人欧阳方同志已和邹得心同志由河西迁来河东，住在紧邻我家的武家坳庄屋，并以春节拜年请客为掩护，在此召开了县党代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以欧阳方同志为书记的中共衡山县委。安排我搞农运工作，打算在礼厚、黄桑桥、大桥湾一带发动农民中的爱国积极分子，建建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游击队。当时，我年仅十七岁，满怀抗日救国的革命热情，却无实际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既不懂得游击战要如何打法？也不知道游击队应怎样组织？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县委通知我去

南岳参加游干班学习。当我知道游干班是由国共两党合作举办，并有我军领导同志参加领导和直接教课时，就立即兴致勃勃地步行赶到南岳。

（二）基本情况

我赶到南岳，已是一九三九年四月初。首先找到何欣光同志。何是我在岳云中学入党时的介绍人之一，家住南岳附近，又是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简称青工队）南岳分队的队长，曾和青工队队长向大鉴(即向前)同志一道，根据县委的指示，出面同游干班当局商谈关于青工队员全部入班学习的问题。所以他对游干班的情况和县委的安排都比较清楚，何陪同我到游干班班部和各队驻地附近转了一圈，沿着傍山公路边走边谈，向我介绍了一般情况：游干班第一期共有七个队（后来才有第八队），各队的学员成份不同，驻地也不在一处。其中一队至五队同班部一起驻在白龙潭圣经学院，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六队新近才编成，驻黄庭观。我们都编入七队，驻在南岳镇侧的何公馆。游干班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教育长、国民党卅一集团军司令汤恩伯手里。我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担任副教育长，并同我军其他教官一道，亲自给学员讲课，带队到野外作实战演习。我军教官中有李涛、边章五等同志曾在衡阳党员干部训练班给我们讲过课，所以我尤其感到亲切。何还向我详细介绍了县委的安排：全县党员中的青年同志，除留康杰、彭彬生二人另有任务外，其余都以青工队员的身份参加游干班学习。县委决定青工队员参加游干班学习的意图，既是为准备即将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培训骨干；也是为保护青工队一批爱国青

年，避免遭受国民党衡山县党部的进一步迫害。后来才知道，游干班的产生，是我党中央为贯彻六届六中全会路线，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为争取国民党继续留在抗战阵容，并帮助国民党军队在敌人后方发挥游击战争的强大威力，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蒋介石迫于军事上节节败退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的形势，为了遮掩其投降面目，表面接受我党建议，在南岳举办游干班。暗地里却妄图通过我军教官的讲课，掌握我军战略战术要领，准备发动军事反共高潮，配合敌伪，实现其梦想已久的取消我党我军和民主政权的阴谋

我们到七队报到后，随即开始了军事生活。按照班部的规定，在报到之前，男学员必须剃光头，女学员也要剪短发。对于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学校，学生味十分足的青年来说，对剃光头当然非常反感。有人说，剃着光头打游击，不是向敌人自报门庭吗？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只好照规定执行。七队一百多名学员，其中约三分之一左右是原来青工队队员（包括以队员身份来班学习的党员），三分之一以上是国民党各杂牌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还有不到三分之一是向社会招收的青年和国民党一个什么团的一批三青团员。所以，无论从政治态度、军事知识和年龄结构上看都是很复杂的。就是青工队员，成份也很复杂，既有我党党员，也有国民党衡山县党部派来监视的特务，但多数还是满怀抗日热情的爱国青年。县委为了加强对参加游干班学习的地方党员和爱国青年的领导，指定刘东安、何欣光和我三人秘密组成党支部，以东安同志任书记，欣光同志和我分任组织和宣传委员，分别与党员单线联系。要求党支部通过党员继续进行抗日宣传，进一步团结爱国青年和国民党军

队的爱国军官，加强最后胜利的信念。同时要求党员认真学好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和战略战术，尽可能多掌握一些军事知识；既要在学习中起模范作用，又要绝对保守党的秘密，严防反动分子的干扰和破坏。

由于县委事先作了明确布置，我们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东安同志具体而机警的指挥下，经过三个月的复杂斗争，党支部终于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全体党员同志坚定而机智地同反动分子周旋，不但没有发生叛党投敌的事件，甚至没有一人暴露了党员身份，无论当时和事后，游干班国民党当局都不知道七队有我党的地下党支部。而我们的同志，离开游干班后，有的辗转北上延安（向大鉴）；有的趁结业分配之机，奔赴新四军战场（旷定嘉、谷济兴、吴澍，分别改名雷雨田、石坚、丁一之）；多数同志则先后返回国统区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不同战线和岗位上，各自作出贡献。旷定嘉同志参加新四军后，英勇杀敌，不幸牺牲在抗日战争的前线上；何欣光同志因长期在艰苦条件下从事地下工作，严重损害了健康，不幸于一九六二年四十二岁的时候过早地去世；向大鉴同志也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特别是吴澍同志由于历史的误会，竟在解放初期含冤死去。想起这些牺牲的死去的好同志、老战友，内心时刻充满悼念和崇敬之情。

（三）公开斥汤

南岳游干班第一期第七队从一九三九年四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业，前后共三个月。这段时期正是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侵华策略，对国民党由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